

神秘的承德欢喜佛

——藏密佛像考

彼岸 编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

神秘的承德欢喜佛

——藏密佛像考

彼岸 编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承德欢喜佛—藏密佛像考/彼岸编著.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8.5

ISBN 7-80065-627-6

I. 神… II. 彼… III. 密宗—佛像—承德—研究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9364号

神秘的承德欢喜佛

—藏密佛像考—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承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25印张 14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8.00元

序

承德是地处京畿之北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存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

皇家最大园林——避暑山庄，

皇家寺庙群——外八庙，

皇家木兰围场。

清朝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尊崇蒙、藏地区所信仰的喇嘛教——藏传佛教。承德外八庙就是清初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帝之后，六世班禅来避暑山庄为乾隆祝贺70寿诞期间修建的。

承德有了外八庙，当然就有了诸藏密佛像。

彼岸同志从事清史、文物管理工作多年，博学多才，潜心研究，著述颇丰，献给读者的这本《神密的承德欢喜佛》是作者从历史学、古文化学、佛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的集锦，多有创见。

当您读完这本编著后，就会对承德藏密佛像这个佛教历史文化产物，从萌发、传播、演变、发展，乃至成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有更深、更全、更新的认识和了解，对进一步了解承德藏传佛教密宗佛像和皇家寺庙及情趣显然是有益的。

常 林

1998年4月于承德

前 言

承德欢喜佛是由藏密佛像发展而来的，属于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传佛教确源于印度。

欢喜佛作为佛教文化的历史现象，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始终贯穿着宗教文化内容，如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原始神及神话故事等，并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想弄清楚欢喜佛的起源，就得先从远古时代生殖偶像及崇拜谈起。原始人类对生殖的崇拜，表达了他们祈求生殖、繁育人口的愿望。那时生殖偶像分为男女两种：男性的一般是某个单独的直立物，如木棒、石柱、高耸的土丘等。著名的如印度教的“棱伽”石柱、密教金刚杵（法器）等，又称男根；佛教的宝塔、基督教的十字架，都是从男性生殖器偶像发展演变而来。女性的一般是形状类似阴户的物体或图形，图形主要是椭圆形、圆形、各种三角形等等，实物则有石坑、石洞，类似门窗的构筑物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显示出人类很早便对生殖现象十分重视，远古洞穴绘画和雕刻中的妇女形象，面部仅具轮廓，乳房和小腹则甚大，阴部亦较突出，学者们推论为生殖之神。一九七四年我国发现的“马厂类型裸体人像壶”上，从浮雕形式逼真细腻地再现了女性外生殖器（《青海彩陶》，第42幅照片。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编，文物出版社，1983年），是难得的实物偶像珍品。

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了五千多年前的石质祭坛和女像雕塑群，其中有一裸体孕妇陶像，腹部凸起，臀部肥大，透露出充满性感的生育，特别是阴部刻有“△”型符号，这种“△”型符号，在我国彩陶器具上多有发现，分布也较广。有人认为，这个“△”或“▲”型符号，即阴阜的简化，而各地发现的母神像，大都突

出地显露着阴阜三角区,此“△”型符号即母神的象征。

母系氏族公社文化和宗教的核心,是母神崇拜。原始自然崇拜,如大地崇拜及海洋、山石、火、日、月、植物、动物崇拜,都打上了母神崇拜的印记。其中,以大地母神崇拜最为普遍,还有古中国和古希腊的地母石崇拜,纳西人的千木山女神崇拜,欧亚广泛的女火神、家灶神崇拜,秘鲁人、爱斯基摩人的海洋母神崇拜,古埃及的女天神、中国的女日神羲和日本的女日神天照大御神崇拜……,至于月神,世界各地大都归入女性崇拜的专利之中了。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图腾动物、植物崇拜,也是母神崇拜的附属物。母神崇拜也是最早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

欧洲奥瑞纳文化期法国格里马底洞的女体圆雕,劳塞尔(Laussel)洞的浮雕持角女体,奥地利温林多夫(Willendorf)的圆雕裸女,是距今约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晚期的遗物。这些最早的女体石雕(男体雕像未见),都十分突出地夸张了乳房、腹部、阴部和臀部,显然是为了强调母体的生殖功能,而其面部却混沌不清,具有浓烈的神秘意味。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母神偶像。人类学家以维纳斯神的美名相称。相同的母神偶像在西起西班牙,东至俄罗斯西伯利亚,南至西亚埃及的广大地区等多有发现,到新石器时代,在西亚母神崇拜有了进一步发展。土耳其卡托尔——胡由克(catal——Hüyük)发现八千年前新石器文化遗迹,其中母神偶像显示了同奥瑞纳文化大体相同的特征,也是手乳鼓腹面目不清,但却供奉在神庙里,其中排列了四十个神坛,每坛的主神皆为母神。除了石雕,还出现了陶塑母神像。巴格达的梭万(El—Sawwan)有七千年前祭祀建筑也供着生殖特征突出的母神像。

在印度,象征女阴的磨盘石刻与象征男根的圆形石头自然和谐地浑然一体。尤其在著名的湿婆三面像浮雕上,女相手持的莲花象征女阴,男相手持的猛蛇象征男根,特别是中间冥想相手持的硕果象征女性乳房,更为精彩。我国甲骨中的“妣”即女阴的象形字,

“祖”即男根的象形字，先民崇拜妣祖的迹象表明古人曾有过女阴、男根的生殖崇拜。在远古神话中就有“玄鸟生商”、“玄鸟生秦”之说，郭沫若解释说：玄鸟即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即生殖器，卵即睾丸的别称。因此，“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三代世表》），“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记》）的传记，都可理解成崇拜男根的一种文化反映。

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另一种早期形式，“祖先崇拜是从人们重视父系传种接代开始的，陶祖和石祖的出现，标志着图腾崇拜的衰落，和祖先崇拜的兴起。”（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66页）。

随着父系社会逐步取代母系社会，男性性器官形象也越来越多于女性；许多迹象表明，这些雕像都是作为崇拜对象或法术道具而制作的，是原始人对繁殖以及性行为的繁殖作用之重视的宗教反映。进入文明社会后，对性器官的崇拜进一步有所发展，有时还配以隆重的仪式。希腊、罗马神卜里阿普（pridpus）即源出于神化了的男子性器官。印度教认为“毁灭”有“再生”的意思，故表示生殖能力的男性生殖器“林伽”被认为是他的象征，受到教徒的崇拜。印度教在对湿婆的礼拜中，十分重视礼拜男性生殖器（lingam）；对萨克蒂的崇拜则以礼拜女性生殖器（yoni）为重。男性生殖器偶像的名称，在古罗马拉丁文中叫 phallus 源于古埃及语；女性的叫 yoni 源于梵语。这表明前者在古埃及较发达，后者则传说是古印度的阿萨姆邦最兴盛。同时也表明它们随着文化的广泛传播，相互影响。

男女生殖器偶像的遗物或遗迹，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民族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或继承下来了。“性器官是任何文化的基础部分”（萨尔都斯：《古今爱情史》第71页）。其普遍特点：1、直接地或夸张地描绘生殖器的唤起状态。男性的强调阴茎勃起与坚挺，女性的突出阴唇的张弛和阴道口的拓开，因为这是神灵发挥最大的魔力之时。2、生殖器下边一般不再表现它们所依附的身体部位，男性

的至多表现睾丸，女性的实物偶像因很难独立表现，往往附带一些腹部，但图形却绝少附带身体，因为它们是独立于人体和人的意志的外在神灵。3、严格的讲，它们表现的不是“生殖”器，也不是“性交器”而是“性欲的容器”，国为他们既没有生殖过程的内容，也没有性交状态的反映，而且男女两性的偶像总是分开置放，分别举行崇拜仪式（参看沃尔《性与性崇拜》中的 372 幅插图）。这些充分说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实际上是对“性欲之神”的崇拜。

生殖的意义如此重大，对于它的原因却又不甚了解——男性被排斥在生殖活动之外，性与生育是分离的，在此意义上的“父亲”概念对于具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人类来说，不过只有数千年的春秋。直到母系氏族晚期，在女性独占的生殖崇拜中，才出现了阳具偶像：两性交合在氏族生殖大事上的隐蔽作用终于凸现出来，生殖被看作完全是人自己的事，男性也初获在生殖中的一席之地。这是人类智识的重大进步，自然也摇撼着女性独尊的基础。于是独体母神像向男女合体神像过渡，作为交感巫术的性交仪式才成为对于谷物丰收的祈求。

性力偶像一般是夸张描绘两性生殖器的交合，有人体的与无人体的都有。它与生殖器偶像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性交动作和体位，不注重生殖器本身。甚至歪曲、省略或不表现。西方古代文化中，突出的例子是戒指和围上一个圆圈的十字架。古代巴比伦城中有一巨塔，高高供奉着神与祭司性交的偶像（M·刘易斯·《历史上的城市》，第 78 页），但更突出的是性交崇拜的仪式，也就是男女集体地、公开地、疯狂般地性交，以此作为向性交偶像或图形的献祭和崇拜仪式。许多最初的舞蹈以及为舞蹈配套的音乐和诗歌就来源于此，来源于对戏闹、调情、爱抚和各种性交动作的摹仿与再现。最著名的是狩猎的苏族的野牛舞。男人们假扮成野牛的样子，表演野牛发情时的狂态。女祭司则把公牛的生殖器高举在手歌颂一阵后，全体参加者就在一起公开地随意性交。

古印度表现男女结合情景的塑像堂而皇之地供奉在神殿中；展示男女交媾姿态的浮雕肆无忌惮地镶嵌在庙宇的石墙上，另外印度有迦升波大仙与女神毗娜结合生卵、孵出金翅鸟的传说；希腊也有天帝宙斯仅为天鹅与少女勒达结合生卵、孵出美女海伦的神话等。

我国古代社会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和生育看做是十分神秘的事，又出于繁殖后代的需要，把这些行为看做是十分神圣的事。《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作为古代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礼”，就是以严肃男女关系为出发点的。中国古代在鼓励男女正常的婚媾与生育的同时又对男女关系有着种种不可逾越的严格限制和规定，谈到性的问题总是运用许许多多的隐语和暗喻，以为是生殖器的发育带来性欲，又觉得男性的勃起和女性的张弛，都不受人的意识的支配，甚至无法令其中止，似乎生殖器是个独立于人体之外的怪物，于是对它产生崇拜。性交似乎是顺应生殖器这个神灵的命令，在人的一切活动中，吃果子打野兽要得罪树神与兽神，穴居熟食要得罪山神与火神；唯有性交不得罪什么神，神反而赐给快乐。但性交中的高潮会使人如颠似狂，性交后又有沮丧与倦怠。于是乎人们就对性交既敬又畏，并当作神的赐物来顶礼膜拜。

进入文明社会后，一些人根据男女和合而得的结果，作为推测宇宙万物生灭现象的原理，想象天地之生育万物，亦如父母之生育子女。我国的《易经》就以“—”象征乾，以“— —”象征坤，实际就是男女生殖器符号；以乾坤称天地，天地成阴阳，阴阳交而万物生。《易经》系辞上传中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是说男女生殖器的动静状态及其功能。系辞下传：“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是说阴阳和合的结果。又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已由男女阴阳的观念，推广为天地神明的大道理。印度的性力派由于对湿婆神威

力的崇拜，而引生出生殖力崇拜及女神崇拜。湿婆的威力中，有男女的生殖之力，生殖则由湿婆之妻来担任，并且认为女神从男神所得性力是宇宙万有创造的根源。对于女神的性力崇拜有善恶两面，她的威力使用于破坏之时，即是死之女神，称为迦利，她的形貌是散发、张口、执剑、杀人、以血润其喉，用骨环其颈。她的另一名字叫杜尔加，原系频陀耶山的处女神，从史诗时代之后，始成为湿婆之妻，她的形貌是全身金色、骑虎、十手执兵器、杀恶魔。此女神性格难捉摸，她约有一千个名称，例如，爱欲女神加弥息美利、清静女神维摩拉、大智女神庵河般若、生育女神与大母神摩河摩底，恋爱肉欲女神那逸迦，行法修验的女神瑜伽。总之，宇宙的任何一部分，不论破坏与温和，均为此一女神的属性，万物均由女神的性力而生，故此引起以肉欲的放逸为崇拜女神的极致。此派既以恣意的肉欲为侍奉女神及崇拜女神的方法，所以在他们集会崇拜之时，即以一裸体女子为崇拜的本尊而围绕，先饮酒、食鱼、再食肉，期待性交，最后再以男女乱杂之欢乐为终结，合称五摩字真言。这种集会秘称为圣轮。最后的性交，乃是最秘密最重要最神圣的仪式，后被摄入密教的无上瑜伽，再配上“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的观念，就用明妃、佛母来相应，以性交的形式为修行了。

密教为了达到它宣传教义，训化教徒心灵的目的，多把抽象教义形象化，塑成绘制各种形象，以提供静观之缘。形象本身的外表特征常常与要表现的真正意图相矛盾；又因许多形象怪诞难晓，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等，这就是产生“欢喜佛”的原因之一。密教为了达到它宣传教义，训化教徒心灵的目的，多把抽象教义形象化，塑成绘制各种形象，以提供静观之缘。形象本身的外表特征常常与要表现的真正意图相矛盾；又因许多形象怪诞难晓，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等，这就是产生“欢喜佛”的原因之一。

欢喜佛梵名为“俄那钵底”，意译“欢喜”，亦译“无碍”。欢喜佛原为印度古代传说中的神，即欢喜王，据《四部阳比那夜迦法》载：

“观世音菩萨大悲熏心，以慈善根力化为毗那夜迦身，往欢喜王所，于时彼现此妇女，欲心炽盛，欲触彼那夜迦女，而抱其身，于是，障女形不肯受之，彼那王即忧作敬，于是彼女言，我虽似障女，自昔以来，能忧佛教，得袈裟，汝若实欲触我身者。可随我教，即如我至尽未来世，能为护法不？可以我护诸行人，莫作障碍不？又依我已后莫作毒心不耶？汝受如敬者，为我亲友。时毗那夜（即观喜王）言，我依缘今值汝等，从今已后，随汝等语，守护法。于是毗那夜迦女含笑，而相抱时彼作欢喜言，善哉，善哉，我等今昔依汝教语，至于未来护持佛法，不作障碍而已。乃可知女，观自在菩萨也。是则如经所说，应以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即为说法。”其形象特征为男女裸体相抱交媾，大多表现得真实具体，使很多人不解其意，甚误认为是宣扬性欲等；而佛教本是禁欲主义的宗教，赤裸裸地描写性交，岂不自相矛盾？究其本意严格地来讲应称之为“阴阳佛”，是通过男女交媾形象，宣扬阴阳调和，消邪避灾的佛法威力。对欢喜佛形象，世间俗人看成男女之身，密宗行者自己视为一体，与男女之事无关，而以“男女双身大乐”为修法成道“获得悉地”之手段，因此，这种男女双身修法又被称作“女道”。随着双身修法的出现，再加这种修法又是由师徒秘密单传，不能公开宣讲，故又创造出一系列象征性的秘密术语等等。

佛教显宗本以淫欲为障道法，严格加以禁止，讲“净”，排斥“染”，而密宗最上乘无上瑜伽密则以此为修道法，给“染”以调伏的观念。密宗讲：“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静故，以染而调伏”。经典《金刚顶经》这句话给性力以神秘色彩“调伏”的概念，使其成为达到“自性净”的一种方法。如佛教有“欲钩”之语，意思是菩萨以爱欲牵人遂修度之。《维摩经》云：“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所以，密宗无上乘是“以欲制欲”的修道法。因此，女性在密宗金刚乘中是作为供养物而出现，密典《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云：“均有大天女从自心出”，《大日经》载：“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

喜”。密教认为淫欲为除障修道之法，实际上是密宗行者思维中的“欲界天人生活”的秘密化。

双身修法来自印度教的性力派。性力派是印度教湿婆派的分支。该派认为破坏与温和都是女神的属性，宇宙万物均由女神性力而生，因此，把性欲的放范视为对女神的大敬，以性行为为侍奉、崇拜女神的仪式之一。这种宗教原来被佛教视为邪门外道，但后期密宗则吸收了这些内容，再配以佛教义理而形成无上瑜伽密的“乐空双还”的双身修法。

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认为男女为天地之伦，天上日月为阳阴，人间男女为天地之伦，神道亦然。然神之相翮非如人之相奸，表示阴阳交合自得欢乐（见马长寿《苯教源流》）。苯教的解释与《易经》近似，中国古代哲学把阴阳看作是宇宙发生发展的根本，先民对于阴阳的直观理解，就是日出而明，日落而暗，阴阳自然以日出日落为标志，与之相适应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男耕女织，夜相配合，生生不息。“两身相触，以成阴阳”（《法苑珠林》卷十）。阴阳是抽象的概念，为使其形象化，便于理解，故以男女之事表示之。

佛教的一种说法，欢喜佛是大圣天与观世音的化身，大圣天为印度神话中宇宙之父——大自在天之子，大圣天被视为暴害世界的大荒神，观世音呈现女性，顺其欲乐而降伏其暴恶，使之归于佛法臣道，可视为“镇邪”之说，这种说法在西藏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依据。明代以前，西藏佛教原不禁女色，甚至把男女交媾看作是修炼佛性的必要途径，据元代西藏高僧布顿大师（1290年—1364年）说：西藏前弘期佛教界，前后藏地区，都没有传授戒律及宣讲和听受经教的人，寺庙内管事穿着圆裙，行动很自由，没有多少清规戒律；尽管尊称他们为尊者、罗汉，或说是守戒律人，他们仅在夏季三个月里守护四根本戒（指解脱戒、定共戒、道夫戒、断戒，戒者禁戒也。唐释一行《大日经疏》十七日：没栗多是有时愿之戒，谓行者持诵时，或止一月乃至年数等，此事了时此禁即罢），这段时间一过即

开禁，也就不守了。这类事例在藏文佛教典籍中有很多记载。如著名元代西藏译师廓诺，迅鲁伯《清史》记载，楚细锁波传授汶区的女弟子哲玛，二人便经常发生两性关系，哲玛生在后藏上部，青春妙龄时来到汶区的贡嘎曲喀（雪水河口），由于她熟悉风息和脉络，以致与男子性交时莲房不泻（不泄精），纵泻也使引生乐后，她发光炽然，使男方致死，这大概是所谓顺其欲乐而降伏之的根据了（见《青史》第十一辑“大悲观音法门及金刚鬘等法类”）。

佛教的另一种说法，欢喜佛是观世音化现的“金刚铃菩萨”（铃是智慧的象征，阴阳佛中男身表方法，女身表智慧）。金刚界三十七尊中有四摄菩萨，即金刚钩菩萨、金刚索菩萨、金刚锁菩萨、金刚铃菩萨。四摄菩萨执掌破除人们的世俗情欲，他们手中执钩、索、锁、铃等法器，都是一种象征，譬如世间捕鱼，初必有钩，以饵引鱼上钩，钓住后引绳扯鱼上岸，再以线穿之，手提鱼，回味钓鱼的甘苦，心生欢喜，铃即表示欢喜之意。密教四摄指摄引众生之四德（常德、乐德、我德、净德），钩众生于法界官而缚住之，自欢喜复令他欢喜，其过程有如钓鱼，故以四摄菩萨及其手中法器为象征。修炼佛性、超尘出俗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各种情欲，尤其是男女爱情，“欲先取之，必先与之”，欢喜佛表现的正是“要想克服情欲，必先满足情欲”的思想。

明代以前，西藏喇嘛多娶妻生子，过着世俗生活，有的甚至娶多房妻子，生活放荡，如嘎居派著名大泽师玛尔巴（1012年—1097年）曾娶过九名“明妃”，这是配合“喜金刚”九位明妃的密意。他不守戒律，平时从事生产，性情暴躁，常与人争斗，积怨甚深，不得不修起碉堡以防敌手袭击。对这位大师的举动，慢说我们今天难以理解，就是当时广大的吐蕃人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见其占有妇女”（《青史》第八辑）。又如阿黎阿坝雅，他是一位从小五明（五种学问，《大唐西域记》卷二：七岁之后渐受五明大论，一声明：释古训字，诂且疏别；二工巧明：会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

邪，药石针艾；四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即佛学。此为大五明。小五明指：修词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相学）直至无上瑜伽续，所有显密教真理无不通晓的人士。他往生中多修金刚瑜伽母，从此金刚母在他此生中饰普通妇女装来到他的面前，可是他守持比丘戒学，有坚定的意志不依妇女面修，以此，索日哇等诸上师大德屡次开示他说：“你这样做反而不善，当知真实生起俱生慧的方便（指借与妇女性交而修），须多次取用（手印母）之故。因此，他多次向瑜伽母祈祷，在梦中清楚地见到瑜伽母来到，对他说：“现在，你在此生中没有和我配合的能力，你应多著甚深细部（密经）的释论，以及许多曼陀罗仪轨，可得迅速成为有缘份者。”（《青史》第十四辑“大悲观音法门及金刚璽等法类”）可见当时密宗行者“依妇女而修”成为普通现象，反之则被认为不正常。

西藏早期佛教不禁女色的结果，造成教规松弛，佛门混乱，威信下降，性生活的无节制使得性病泛滥，人口增殖缓慢，直接影响到西藏社会的正常发展。明初黄教创始者宗喀巴（1357年—1419年）鉴于西藏佛教界混乱的现实，决心统一戒律，整顿教规，严禁喇嘛娶妻生子。喇嘛必须在寺庙里读经坐禅，过鳏居生活，不与平民杂居，变“依妇女而修”的亲身施行为静观形象，诉诸心理体验。从此，佛门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威信提高，逐渐成统治全西藏的教派，其它教派则日渐其微了。

佛法以心为本，以身为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观形鉴貌只是一种修炼的途径，密宗诸多的艺术形象都是修心的媒介，体现某种喻意的符号，本身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不能用俗人的眼光，常人的认识来理解密宗形象，欢喜佛是密宗行者们“调心”的工具，培植佛性的“机缘”。宗喀巴大师讲：调心要令住所“缘”，借缘（即艺术形象）引起相关的联想，“要于意识中修”。如眼前挂一幅画像，数数瞻视，心善念取其像，不能有邪念，同时要

竭力使画像在头脑中显现，如真实实体浮现于眼前，他说调心有如驯伏野象，先要在大树或牢柱上系缚；不然就用利钩狠狠地调治，强令野象驯伏。调心与此相似，先要以正念为树柱，索系住狂野之心；若仍不见效果，当以正如为钩索，强使其心安住，渐得自在。正念即定，造形或画像可全忘，什么阴阳，什么男女，心中全不加分别，达到欲睡犹醒，欲醒似睡的境界。宗喀巴称这种修心的过程为“轻安”。所谓“轻安”即指身心沿正念去思维，去行动，而且畅通无碍。面对眼前的造形或画像，引起感官刺激，心灵受到震动，一种意识流通遍全身，好象一股风吹入身中，此风迅速回转，沿周身而动，心生喜悦，杂念全消。“初起之时，由风势力令全身生极大快乐，由此为依，心中生起最妙欢喜。其后轻安初起之势渐趋微细”心情平静下来，正念得以巩固。密宗行者面对欢喜佛这种“猛利欲乐”之缘，感情受到强烈震动，然后以正念调理思维，“以男女构合造像恣其想像，心营目注，极力揣摩。故谓观成真水，自金刚道而入莲花宫”（见《大威德观颂仪轨》）。“继有圆满次第，则借丹田之兴奋，谓潜在真水可由层词而直贯心脑，此有脉络为通路，气息为转输，畅达全身，乐无伦比，则恶浊之躯，业惑之习，逐渐消融，而变为金刚微细，即身成佛，始基于此”（见《贤劫金刚之上师传承讲议》）。

宗喀巴大师说：“最后住定时，则声色等相全不现起，唯现内心明了轻变等相，觉心与空全无分别。从定起时，则觉身等忽似新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心灵境界”（《菩提道次第略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着欢喜佛“观形鉴貌”，渐渐习以为常，分别之心自然消除。密宗看似神秘，其实是一种对意志的磨练，它集气功、道家的房中术、儒家的“慎独”于一体。

敦煌莫高窟的元伏壁画中就出现了欢喜佛的形象。这说明在汉族地区欢喜佛是从元代开始有的，到了清代，特别是在西藏传佛教寺院中供奉其更为普遍。

承德欢喜佛像是指清初康乾时期，由清政府主持修建的避暑

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中保存下来的，雕塑、壁画、唐卡及铜铸中的藏密造像艺术。它既保持藏传佛教艺术的风格，又具承德特点。从避暑山庄，到其周围寺庙，藏密佛像不下几百种，有的雄伟无比，堪称国内第一；有的精雕细刻，玲珑剔透；有的独具宗教意味，构成佛的世界；有的赋予政治色彩，烙上了历史的印迹。

目 录

一、承德欢喜佛	(1)
(一)承德欢喜佛的分布	(1)
(二)普乐寺与上乐王佛	(2)
二、欢喜佛渊源	(6)
(一)图腾崇拜	(7)
(二)生殖崇拜	(8)
(三)男性生殖器崇拜	(11)
(四)交媾图种种	(19)
(五)两性同体人像	(21)
(六)神祇变迁	(21)
1. 动物神祇	(22)
2. 人兽同体	(23)
3. 神人同形	(25)
4. 汉族原始神	(26)
(七)牦牛图腾与藏族族源神话	(30)
(八)古印度宗教	(41)
1. 湿婆	(41)
2. 性力派	(42)
(九)密宗的产生	(43)
1. 密宗是怎么回事	(43)
2. 密宗如何在印度出现	(44)
3. 密宗的开山祖师——龙树	(45)
4. 印度密教的兴衰	(46)
(十)苯教与神灵	(47)